绿色情结

甘建华

乘着长长的电动扶梯下行,目光习惯地扫描购物中心宽大的墙壁,感觉若有所失。消失的是一幅让人赏心悦目的巨型图画,碧绿的芳草地,远处一抹黛色的林子,男女老少一家人,悠闲地享受着初夏的阳光。那位爷爷辈的男士,正与幼童玩抛球,皮球定格在蓝天里,抓住我的眼球。眼前取代了这幅画的,是骑自行车的卡通人物,还有食品区里的面包特写,这些布置与环境的协调恰到好处。但我还是念想着先前的那幅画,回味着它的色彩、浪漫与大气,它对生活更高层次的演绎。

依恋绿色是人的天性。就像在一个地方呆久了,我们便想换个新鲜的地方居住一样,在钢筋水泥堆积的都市里呆久了,我们便向往着原野、草地和绿树。绿化的数量与品质,往往决定了我们所处的生态,决定了环境的好坏与家居的心情。尽管落英缤纷弥漫淡淡的哀伤,鸟屎斑驳令私家车主大伤脑筋,但共享空间的繁茂生命和随季节流动的色彩,让我们快乐地恍惚于城市之外。天性的力量是无法战胜的。千变万化的生活,无力改变我们对大地素颜的依恋,反而使我们愈加怀旧。

有的时候,怀旧只是对昨天的浅浅回忆。笔者的这种回忆,常常掺和着绿的色彩。独自远离故乡的时候,总会想起故乡的那个新村里,黄墙红瓦楼房边一行行长条依依的垂柳。我幼小的时候,那些树是细瘦柔弱的,等我上中学时,它们已是雍容伟岸的大树,高过了楼房顶层的我家阳台。柳树的浓荫下是小孩子玩耍、游戏的乐土,树上的知了、天牛和金屎虫,引诱得我们爬树像猴子一样敏捷,但在随风飘舞的柳条细叶上,隐藏着色彩斑斓的刺毛虫。

在南国海湾边的椰风花香里散步时,我的思绪里常常映现出家园的垂柳,当时写的第一篇“怀旧”小文,便是想念那些美好的柳树的。可惜的是,后来我寻觅到儿时生活的地方时,已不见了那些大树的踪影,这令我非常失落。随着绿化品种的优化,垂柳已是城市树木中的稀有品种。但不管在哪儿,只要看见柳树,便像见到了阔别的老友,有种亲切的感觉。回到上海后,回想在南国谋生的经历,我的脑海里满是郁郁苍苍的荔枝林,气根如髯的老榕树,修长挺拔的椰子树,还有许许多多叫不上名来的奇花异树。离开那里的时候,我是小心翼翼地带着几片南方的绿色生命回来的。

如今居住的长宁,据说是沪上绿化率最高的城区,这多多少少抵消着商品住宅堆积过多的遗憾。行走在绿意盎然的小区或行道树下,感觉就像置身于鸟语花香的公园。环境的诗情画意,有着自然的造化和大地的恩赐,但它更是我们由心而生的一种境界,是我们在五光十色的现代生活中,向着纯朴和自然的回归。

处在这回归之弧上的我,应朋友之邀,手持一竿,正悠然地守候在公园的池塘边。仲春时节,撩人情思的柳丝飘绿了,孕着故事的花骨朵儿次第开放了,掠过水面的轻风,令空气时而芬芳醇厚,时而清香悠悠。从花木和草坪的那一边,远远飘来了悠扬的歌声。听得出歌者已不再年轻,用嘹亮、苍劲而略微沙哑的嗓音,唱着曾经脍炙人口的老歌,一支又一支,带着人世的沧桑,掠过草坪,飞过枝丫,洒落在满目春色里。

歌声里的美景愈加醉人,美景中的歌声越发销魂。我看不见眼前的浮子,任贪嘴的鱼儿一次次咬去了饵食。环境对人的浸润是如此彻底,如丘比特的神矢,射穿人的心灵。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但似乎没有什么能改变我们的绿色情结。绿是世界与生活的底色,需要用心用情去守护,因为我们不敢想象,如果没有了绿,生活将会是什么样子!

智慧快餐

郑辛遥

信号强弱由环境决定,交流与否由心境决定。

根除“霸王”靠法治

姚志康

报载:五月十七日中午,广西柳州市繁华路段的交通要道红光大桥南路的交通信号灯不明不白地熄灭了,四面涌来的车流堵在路口,致使该路段交通全部瘫痪。事后查明,是该市照明管理处的一辆货车闯红灯被罚,由此引来了『报复性停电』。读到此处,笔者的记忆神经好似电击般跳跃。

上世纪七十年代,笔者尚在安徽的一个地方剧团工作,深知『电老虎』的厉害。无论在本地演出,还是到外地巡演,必须拜的『码头』是供电局。公关戏票不仅要送给局领导,关键要送调度值班室。否则,给你颜色看没商量。有一回,剧团上新戏,正准备第二天去县供电局送首场票。当晚县领导观摩彩排,谁知中途突然停电。台下的县委书记十分恼火,让剧场经理打电话询问供电局,几分钟后经理回话:『线路故障,正在排除』。和剧场供电同一线路的周边居民区却是灯火通明。经理悄声告知团长,这类『故障』是提醒送票,剧场每上映新片,要是送票迟了,必遭此类『故障』。果然,不一会舞台复明。

县委书记气得咬牙,却无可奈何,因为,供电局是垂直的条线部门,不受地方辖制。

时隔那么多年,此类『行业霸王』的行径并没完全绝迹,柳州交通信号灯就是一例。那些没有被媒体曝光的林林总总的『霸王』行径,不知还有多少。报载,柳州市委书记已批示,要严肃处理此案。但笔者并不乐观。书记批示还是『人治』,靠『杀一儆百』不足为训。要彻底根治,唯一可行的办法还是从法律层面着手,制订相关的法律法规。再遇此类『霸王』行径,无须书记过问,自有法律伺候。法律法规这个『紧箍咒』一旦套上『霸王』们的头颅,心存泄愤报复或寻租谋私的作乱者就得掂量,不敢轻易拿身家性命去作乱。

灯花

明人明言微语录

并不简单的简单

安 谅

纷乱的思绪,借一条主线而神不散;杂多的钥匙,以一个圆环有序联接;散放的羊群,用一只羊圈围合集结……生活中的从一法则,令人叹为观止。

一直简单,快乐也必然寡淡肤浅;从简单到达复杂,再从复杂回归简单,这样收获的快乐,才回味隽永。

简单不是单一乏味,而是复杂的高度简约。只有凝练过的简单,才不失意味深长的内涵。

从一,也是一种简单。但它已然高屋建瓴,“一”是哲学的崇高境界,以一当十,在这里一点也不虚。

一切重新开始,那也是从一理论,是简单的理念。但它历经沧桑,深受艰难。最后的选择,许多人不解,其实是一场了不起的凤凰涅槃。

从纷繁复杂中,理出简单来,这样的简单,已经并不简单。

在杂沓的脚步声中,听出规律,那就是找到了简单;在杂沓的脚步声中,听出杂乱,那还没走出复杂的情弦。

在复杂中绽放的简约之花,一枝独秀,胜过万千风流。

夜光杯

都市晨鹭

任向阳

都市路至轨道交通五号线路轨之间,一段五百来米长的春申塘水静无声。逐水而居,一对白鹭心定神闲。在这不乏汽车的轰隆轰隆奔驰声和轨道列车格镫格镫开行声的河区,它们建立了自己的领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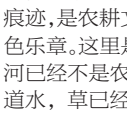
塘南塘北是两个居住小区,塘北临河的高压线下有一大片公共绿地,绿地里外小道蜿蜒,河边小道南侧是一面缓而浅斜的大河坡,这使得塘北的河岸比塘南的河岸阔出了六七米。塘南几乎无人出现在新村外的河道边,白鹭因此而喜欢南岸。

五点半钟,白鹭准时来了!这一对鸟聪明,好像是不愿被云的巨手控抓。来了!白鹭奋力向反射出光亮的水面飞来,弧线划在白鹭后尾,这弧线又似箭般的笔笔直地直至河之中央,及至跌落至河面的瞬间,白鹭优雅地轻掠河水,缓然轻腾,飞向南岸水生美人蕉丛中栖息。

这时,轻轨列车由南向北驶过春申塘,白鹭若无其事地在轻轨列车的驰行声中晨巡在这条有名气的小河上。

白鹭各自忙活开来,它们不再结对。一只白鹭腾越柳树之上,悠然地滑翔出斜圆一圈,又扑闪着双翅,平平地伸直乌色的两脚,加大速度向南岸飞去。另一只稍大些的白鹭沿着北岸向西缓然飞动,飞向紧傍五号线高架的一株最高的水杉顶梢立定。可能它已经听惯了列车的奔驰声,列车天天由此而过,这白鹭天天在高架旁的树梢上,已经练就了一身过硬的站功。忽然,它感到满眼透亮起来,超强的太阳已位居数倍于高层楼宇之上的高处,把耀眼的银辉投射开来——天色大亮了。白鹭更为兴奋地翔动,展开的飞翼似两块梯形白板,正在书写着早晨的诗篇。它们两两成双,一会儿急如疾风,一会儿缓似风筝,一会儿俯冲直下,一会儿贴水悠荡。

白鹭是上海郊区三泖九峰间的精灵,它们上承天意下接地气,在青浦松江奉贤金山一带的田水之间生长栖息。它们与水共生,与水共长,逐水草而动,循水流而飞,栖青秀树枝为居,蹈黄泥河床觅食,喜农田之温润,爱河道之鱼虾。白鹭是江南乡村的老住户,也是田间地头的新常客。白鹭啊白鹭,这里是都市路旁边的新都市啊,你们怎么也迁居、定居到都市来了呢?这里以前也是乡村,沪闵线春申桥车站所在地。春申塘是上海县留下的一处水乡的痕迹,是农耕文化的一处历史遗存,是大自然的一段绿色乐章。这里是活跃在都市间的流不走的乡村啊。尽管河已经不是农村的那一条河,水已经不是农村的那一道水,草已经不是农村的那一种草,可春申塘的魂还在,春申塘的气韵还在,春申塘的活泼生动还在,养鱼养虾的水还在,养树养草的水还在。这都市里的乡村气息,这都市里的自然风光,不是说明这里环境好么?树绿草青水洁,鱼游虾戏鸟鸣,所以白鹭喜欢,所以白鹭天天光临都市里的春申塘。



这白鹭其实要求并不高。不是么,一段不长的河流,只要有水在流,白鹭就会有本领找得到自己的食物,白鹭就会有闲情在退潮后的塘坨上散步。白鹭也有喧闹声中自镇定,任凭车驰疾,稳栖都市中的气度——不过这到底是进化,还是无奈呢?

一列轻轨列车由北向南驶过春申塘上方。阳光无比灿烂。一只白鹭悄然回到了高高的水杉树顶上,此刻正背对着两米之外的列车,这车驰的律动,正澎湃着它俯冲的激情。还有一只白鹭在南岸的楼房倒影中探寻,那鹭颈虽细,却十分俊韧,不知道它这是在寻觅灵动的小鱼,还是在探究河泥里有没有往日的河鲜?

她演活了韩英

李定国

王玉珍是继王昆、郭兰英之后,我国民族歌剧舞台上又崛起的一个代表人物。她嗓音甜美隽永,咬字吐字清晰,行腔用意讲究,尤其是刻画人物深刻独到。

自王玉珍主演民族歌剧《洪湖赤卫队》连演连满800余场,又被搬上银幕后。她所塑造的英雄韩英,已深入亿万人民的心中。其中“洪湖水浪打浪”等唱段,也在街头巷尾妇孺皆唱。

新中国成立那年,年仅14岁、家境贫寒的王玉珍,以出色的天赋考入湖北省文化艺术工作团(湖北省歌剧团前身)。刚进入艺术团那时,她拼命地吮吸着楚文化的乳汁。沔阳花鼓、民歌民谣和地方小调,都令其如痴如醉。王玉珍还虚心向民间艺人刻苦学习戏曲基本功,练就了十分了得的手眼身法步,主演过汉剧、楚剧和豫剧的经典剧目。十七岁就成为台柱的王玉珍,还主演歌剧《一个志愿军的未婚妻》和《金达莱》,这是剧团专门为王玉珍赴朝慰问志愿军官兵而量身定做的。王玉珍经常去农村、山区下生活采风。有一次在鄂西北山区,她发掘了一首极富当地特色的民歌《龙船调》如获珍宝,并把它稍作修改编配后,唱响全国。大量的舞台实践和积累,深厚的生活底蕴,都为她以后辉煌的艺术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七夕会 影音方圆

1959年初,湖北省歌剧团为庆祝新中国建立十周年,排演了一部原创歌剧《洪湖赤卫队》。此剧描写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洪湖人民跟随贺龙同志闹革命的故事。此剧塑造了众多的英雄形象,但最光彩夺目的当数韩英,此角又非王玉珍莫属。

接过重任的王玉珍,起初对演好角色,心里也没底。在剧组去当年洪湖根据地体验生活的那些日子里,王玉珍十分投入,织网、驾船、打渔,还常常对着一望无际的湖水放声高歌。晒黑了脸庞、晒粗了皮肤。每晚,剧组成员还要聆听当年的老红军、老赤卫队员们,讲述感人肺腑的革命斗争故事。渐渐地,王玉珍感觉自己的内心充实了许多,离角色的感觉也越来越近了。所演人物的每一句台词、每一个唱段,都是那么的铿锵有力,仿佛是用革命先烈的鲜血凝成。王玉珍终于触摸到了韩英的内心世界和心路历程。从此,她平日生活中一言一行,甚至举手投足,都尽量融入人物之中。为了演活韩英,王玉珍是寝食不安,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

到此剧公演时,一个有着草莽性格,又跟定共产党甘愿献出一切的韩英,被王玉珍演绎得淋漓尽致。一个有灵有肉的英雄形象,就这样英姿飒爽地屹立在舞台之上。

1959年国庆,歌剧《洪湖赤卫队》如期晋京,在赴中南海为中央领导演出时,获得极高评价。不久,周总理指示北京电影制片厂把此剧拍成电影,要让更多的人民群众受到更好的革命教育。

今宵灯谜

汤为民

又闻天籁之音

(四字娱乐新闻用语)

昨日谜面:甬道(台湾作家)

谜底:白先勇(注:道,别解为“说”,扣“白”;甬,扣“先勇”)

适度刺激也养生

何鑫渠

健康是人生第一财富,养生自然是社会大众热门的话题。养生是一门学问,有自己的体系,方法也众多。老百姓说起养生,谈得最多的是饮食和运动。这自然是不错的。

饮食养生又分阶段。刚达到小康、开始注重养生时讲究吃营养品:有什么吃什么,什么贵吃什么。后来生活水平提高了,加上食品安全有点问题,不少人养生开始忌讳吃许多东西。我家现在还贴着一张食物与食物、食物与药物相克的表。若严格按照此表执行,那么许多常用食物便不能一起吃了。更有甚者,许多人误信吃鸡容易得癌症便不再吃鸡,这与饮食养生可谓本末倒置。有个朋友从山清水秀的小城到上海,嫌上海的自来水有味且不够安全,一直吃小区里的罐装纯净水。某天因病不能下楼取水,宁愿渴着。这不是养生,而是伤身了。

至于运动养生,一些人相信有氧运动,便要严格按照专家的要求做,达不到目标或超过目标则宁愿不做。本来散步是一项老少皆宜的运动,配上计步器自然更好,但有人在旅游中虽然走了几千步,却达不到有效步(中间不能停且需要一定速度),便硬要超体力完成,或因完不成今天的指标而惴惴不安,实际上是没有领会养生的精义。

一些人以舒适为标准来养生,一下雨就撑伞,一降温就穿衣,一见阳光就遮光,到了不听天气预报就不会穿衣的地步。有个喜欢旅游但仅作纸上游的朋友,很少出门,理由是,外出可能影响睡眠,恐一天达不到7小时对身体就有害……

人经过几百万年的进化,适者生存。从天寒地冻的极带到赤道炎炎的赤道,都有人类生活。经风雨,历饥饱,度寒暑,本是常态。偶吃动物内脏,权作适度刺激,不仅无害,而且有益。君不见世界卫生组织将猪肝作为最佳零食吗?新加坡及欧洲一些国家的人,由于过分讲究清洁,过敏体质的比例大幅度上升,造成了新的健康问题。

运动的真谛就是对身体作适度刺激。孙思邈的养生12法、乾隆养生的14诀,都提倡对人体内的小器官如齿、耳等作适度刺激。民间提倡冷天清晨用冷水洗脸,目的是用适度的冷热来刺激身体的物质代谢,提高人体对天气变化的适应力。

人类本是大自然的产物,人的生命活动应遵循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而进行。人体自身具有与自然变化规律基本上相适应的能力,因此,人需要有养生的大局观,但具体操作尽可灵活。否则,不仅生活无趣,自然也达不到养生的目的。